

柳宗元文精選

羅芳洲選註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MG

2264.2

7

羅芳洲選註

柳宗元文精選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捐贈



3 1761 5096 3

作者介紹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生於代宗大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卒於顯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

他少年時代即很聰慧。做官也做得很早，十七歲舉進士，二十九歲爲監察御史。同時代很少人像他這樣顯達得早的。

他的顯達却也因爲王叔文賞識他的原故，那時候王叔文在朝中總攬大權，炙手可熱，他自然也很容易上進，加上他的才華智慧，所以當時他的聲名大振。可是他太『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了，不覺得罪了許多的人。王叔文的勢力一倒，我們這位年少的顯宦也就隨着崩潰了。於是他被貶到僻塞的永州，又過柳州，邊地的瘴癘苦辛，將他的志

意消磨殆盡了，他一直沒有回到中原來，他的抱負也沒有一個機會可以讓牠施展。到公元十四年他竟客死在柳州，那時才不過四十七歲。

他是唐朝有名的散文家之一，與韓愈齊名。他對於周秦諸子，無所不通，所以他的思想較韓愈爲精密，可是他的文字却也沒有韓愈那樣來得簡明。因爲他的身世關係，在他全集裏，很有不少懺悔以及牢騷的文字，本書所選的寄京兆許孟容書與李翰林建書等，就可以看得出來。假如我們把這些文章與太史公的投任少卿書同讀，那我們一定感覺得到他們的情緒是相同的。

他的文章種類很多，考訂文字如辯列子，辯晏子春秋等，思想周密，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寓言文字如三戒，鵲說等，文字簡明，用意雋永，令人讀了有無窮的回味。但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游記」是「書信」。

原來永州與柳州的風景都很好，他被貶到這兩處地方以後，終日縱情山水，因此也寫下好些記游的文章。本書所選他的游記特多，也就是因為他的游記最好的關係。他寫山寫水最能寫得細緻，也許是一個土山，也許是一口小潭，但經他一描寫，便異常秀美，令我們心嚮往之，後人描寫風景的游記，沒有一個不是他的影響的。「書信」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他真情。我們讀到「……儻因賊平慶賀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以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甿……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與蕭翰林書）這篇文章，我們能不爲這不可一世的少年顯赫的朋友一灑同情之淚嗎？

他的文集共四十五卷，外集遺文附錄共七卷，明蔣之翹註刊。

作
者
介
紹

目錄

論語辨二篇	一
辯列子	三
辯鬼谷子	五
辯晏子春秋	六
桐葉封弟辨	八
封建論	一〇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一七
天說	一九
鵠說	二二

三戒	二三
捕蛇者說	二五
種樹郭橐駝傳	二五
宋清傳	三〇
梓人傳	三三
零陵郡復乳穴記	三六
游黃溪記	三八
始得西山宴游記	四〇
鉅錡潭記	四一
鉅錡潭西小邱記	四二
小石潭記	四四

袁家渴記	四
石渠記	四
石澗記	四
小石城山記	五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五
永州新堂記	五
永州萬石亭記	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五
送僧浩初序	五
寄京兆許孟容書	五
與李翰林建書	五

與蕭翰林俛書	六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七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七
序飲	七
序碁	九

論語辨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

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

『何哉？』

『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曰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

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

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⑤

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

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④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⑤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有子 名若，晉人。○孟子 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③

樂正子 春子思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魯人，子思名伋，孔子之孫受學於曾子。④玄牡 卽

黑牡，黑屬水，故禱雨時用之。⑤此段見論語堯曰篇。⑥禪 代也，唐虞禪，謂堯舜禹相傳

授也。⑦天吏 猶言奉行天命之人。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其後，張湛④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⑤，非其實。

要之，莊周⑥爲放⑦，依其辭，其稱夏棘⑧，狙公⑨，紀消子⑩，季咸⑪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⑫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⑬，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⑭，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

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①劉向 字子政，西漢末人。

②列子 書名，八卷。舊傳周列禦寇撰，實爲後人假托。

析，子產。鄧析，鄭之辯士，執兩可之說。子產，姓公孫，名僑，鄭大夫，兩人均在鄭穆公之後。

張湛 東晉時人，嘗註列子。⑤竄 改也。⑥莊周 戰國蒙人有莊子三十三篇。⑦放

同傲，效也。⑧夏棘 湯大夫。⑨狙公 善養猿猴。⑩紀渚子 渚音省，善養門雞。

⑪季咸 古之神巫。⑫遁世無悶 易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⑬楊朱 力命。⑭皆列子

書中篇名。⑮魏牟 孔穿 魏牟 魏文侯子。孔穿，孔子之孫。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

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

○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

者，晚乃益出七術。^④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⑤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⑥之者少。

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鬼谷子 戰國時人，以隱居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事之。有鬼谷子三卷。○劉向班

固 劉向，西漢末人。班固，東漢初人。著漢書，二人於校閱皆有功。○鑿 音麗，狠也。○葆

與寶通。○七術 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狙 狡詐也。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

吾疑其墨子^①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

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④及「古治子」⑤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⑥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

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①司馬遷 字子長，漢武帝時人。作史記，中有管晏列傳。②晏子春秋 晏子名嬰，字平仲。

春秋時齊人。晏子春秋，著其行事及諍諫之言。③墨子 名翟，戰國時人。有書三十六篇，以

兼愛、節用、明鬼、非命等說爲主。④問棗 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

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

④古冶子

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

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

君以濟河，有一鼉銜右驂，以入砥柱之流，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⑤劉向劉歆班彪班固：劉歆乃劉向之子。班固乃班彪之子。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①「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

周公乃成其不中①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②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③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點④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⑤成之。』

①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七句。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劉向說苑亦載之，易史佚而爲周公。④不中 不合也。⑤婦寺 婦人與寺人也。寺人卽後世之太監。⑥大中 光大而中正也。⑦缺缺 音缺，小智貌。⑧史佚 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①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

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⑤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⑥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⑦會同，離爲守臣，扞⑧城。然後降於夷王，⑨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⑩挾中興復古

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④陵夷迄於幽厲，⑤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⑥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⑦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⑧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⑨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

扶傷而不暇。④困平城，病流失，陵遲⑤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

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田叔得魏尚於馮唐，馮唐聞黃霸，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

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榛榛 梗塞蕪穢之貌。○狃狃 音不，蠢動貌。○方伯 諸侯之長。○連帥 十國

爲連，連有帥。○里胥 小吏也。○五等邦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也。○朝覲 春見

曰朝，秋見曰覲。○扞 衛也。○夷王 名燮，懿王子，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覲禮始廢。○

宣王 名靖，厲王子。○魯侯之嗣 魯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命戲爲魯世子，此

言欲順魯侯立幼之意也。○幽厲 幽名宮涅，宣王子。厲名胡，夷王子。○凡伯，袁弘，凡

伯，周卿士，袁弘，周大夫。○十二 指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等十二國也。○陪臣

之邦 指魏韓趙齊而言，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俱由陪臣而爲諸侯者也。⑤此指陳涉吳

廣起兵事。⑥指英布陳豨韓信等反叛事。⑦陵遲 如丘陵電遲漸卑下也。⑧文帝問

田叔曰：『公知天下有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⑨文帝嘗與語曰：『嗟乎，

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耳！豈愛匈奴哉？』唐因以言魏尚。⑩黃霸 字次公爲潁川 守，頗得人

心。⑪汲黯 字長孺，漢之賢吏。⑫戚親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 穀，○以畀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

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彊，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⑤

① 寺人穀鞅 寺人，宦官。穀鞅，人名。

② 趙衰 晉文公臣。從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之立，多

得衰力。反國後，佐文公定霸。

③ 景監以相衛鞅

景監，秦孝公之宦官。衛鞅卽商鞅也，因之

以爲相。

④ 弘石以殺望之

弘恭、石顯，漢元帝之宦官。蕭望之謂國家不宜用宦者，二人因

譖殺之。④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皆非其罪而罪之，亦不爲深文也。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③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蠋④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由，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⑤墓以送死，

而又穴爲偃洩，^⑤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⑥燧木以燔，^⑦革金以鎔，^⑧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⑨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

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⑤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韓愈 字退之。與宗元同時。○戾 罪過也。○蓏 音螺，木實爲果，草實爲蓏。○蝸

音曷，木中蛀蟲也。○窾 音寬上聲。鑿窾也。○偃漫 偃同堰，壅水爲堰，漫，小便利所

也。○瀆，溝洫，陂，瀆，溝也。溝洫，田間水道也。陂，澤障也。用以蓄水。○燔 燒也。○鎔

金屬融化爲流質也。○倅倅，衝衝 倅倅曰倅倅，怒意，衝衝，衝突貌。○而 猶與。

鵠說

有鷺○曰鵠○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鵠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歧○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

嗚呼！孰謂爪吻④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⑤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⑥而默，徐徐⑦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⑧而厲，炳炳⑨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⑩，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⑪，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鵂⑫，其立趨⑬然，其動翬⑭然，其視的然⑮，其鳴革然⑯，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鵂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① 鷲 猛鳥也。

② 鵂 音骨。鷲鳥也，似鷹。

③ 浮圖 亦作浮屠，塔也。

④ 煥 音郁，煖也。

⑤ 跂 同企音起。舉踵也。此處作名詞用。⑥ 吻 口邊也。⑦ 噉 音口去聲。雞鳥須母

哺食者曰噉。⑧ 煦煦 音吁，溫和貌。⑨ 徐徐 安穩貌。⑩ 翹翹 高竦貌。⑪ 炳炳

凶猛貌。⑫ 儻 音休，俗名貓頭鷹。⑬ 寢廟 廟前曰廟，廟後曰寢。⑭ 趨 音惕，跳躍也。

⑮ 素 音劓，皮肉相離聲。⑯ 的然 明朗貌。⑰ 華然 怪異之鳴聲。

三 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覺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恆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覺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大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④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下山。虎見之，龐然⑤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⑥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⑦大嚼，⑧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④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

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⑤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⑥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役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梟⑦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臨江 縣名，今江西清江縣。

○麋麕 音糜。麕，似鹿而大之獸，麕，鹿子也。③恒 音

多遏切，痛悼也，此處謂痛惜麋麕也。

④啖 音淡，舔也。⑤櫛 音琴，今貴州省境。

⑥

靡然 大貌。

⑦慙慙 音銀，敬謹貌。

⑧跳踉 足亂動貌。

⑨囁 音淡，食也。⑩永

卽永州。

⑪櫛 音移，衣架也。

⑫累累 相連屬之貌。

⑬梟 同梟。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

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①而起，視其缶②，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③。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④。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乎觀人風⑤者得焉。

○永州 府名。清屬湖南省。民國廢。今零陵縣其舊治也。柳宗元曾謫居於永州。○黑質白

章 黑體白文。○腊之以爲餌 腊，音昔，乾肉也。此處作動詞用。餌，藥餌也。○④已大風蟬

跪癭癘 已，止也。大風，病名。蟬音戀，跪音淵，上聲。蟬跪，曲脚不能伸也。癭，音漏，頸腫疾也。腐音

賴，惡瘡疾也。○⑤死肌 死去之肌肉。如癰疽之腐爛者。○⑥三蟲 三尸之蟲也。○⑦當其

租入。租，田賦也。唐代賦役之制，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謂之租。當其租入，謂可以之代租也。

①鄉鄰之生日盛

鄉鄰之生計日益困難。

②驟突

驟呼，切毀也。突，觸也。

恂恂，音荀。恂恂，信實之貌。

③缶

瓦器，大腹而斂口，可以盛流質者。

④退而甘食其

土之有以盡我齒。齒，年齒也。謂退而甘食其土地之出產以盡其天年也。

⑤一歲之犯死

者二焉

前言歲賦其二，故一年捉蛇二次，犯死亦兩次也。

⑥觀人風者

人風可作人情

風俗解。又古有採風之官，訪問民間疾苦，奏之於帝，以爲政治之鑑。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

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饗食○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繰而緒 繰音騷，與繰同，抽繭絲也。緒，絲端也。○字 養也。○遂 長也。○養殮

早餐晚餐也。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

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

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不爲利，不亦翦翦⑤乎？吾見蚩之有在也。

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⑥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

居官府，居庠塾⑤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①居 積也。

②籬 效驗也。

③疔瘍 音庀羊。頭瘡爲疔，身瘡爲瘍。

④蚩 無知識也。

⑤翦翦 短淺貌。

⑥市道交 謂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也。

⑦庠塾 古學校之名。

梓人傳

裴封叔①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②，款其門，願傭隙③，字而處焉。

所職，尋、引、④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

而貪祿嗜貨者。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踞，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踞！」彼執踞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⑤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旣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

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①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②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③版尹，^④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

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④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之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⑤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⑥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①裴封叔 名瑾，子厚之姊夫。②梓人 卽木匠。③隙 同隙。④引 度長短之器，八

尺曰尋，十丈曰引。⑤堵 牆也。⑥六職 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見周禮考

工記。⑦方伯連率 方伯，一方諸侯之長，連率，十國諸侯之長。⑧番夫 掌聽訟收賦稅

之吏。⑨版尹 掌戶口版圖之吏。⑩聽聽 笑貌。⑪道謀 謂樂室謀于道路之人，而

事不能成也。⑫卷 同捲，謂藏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①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

今刺史崔公②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

④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⑤以爲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⑥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

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①石鐘乳

衆水含石灰質，由巖隙下滴，日久凝結，下垂如乳，故名。

②于連于韶

今廣東連縣，韶州，今廣東曲江縣。

③崔公名簡，永州刺史。

④叱，同氓，民也。

⑤蒙烈

謂受其惠也。

⑤給 音待，欺也。

⑥直 同值。

⑦令人 指崔公也。

游黃溪記

北之晉，①西適幽，②東極吳，③南至楚，越④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⑤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⑥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⑦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⑧之上，揭⑨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⑩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⑪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

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

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⑤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①晉 今山西省，爲春秋時之晉地。

②幽 今陝西邠縣，爲商時幽國。

③吳 春秋時吳

地，今江蘇省。

④楚越 楚，今之湖南省，越，指廣東、廣東古有南越之稱。

⑤永 永州也，今

湖南零陵縣。

⑥浯溪 浯音吾，溪名。

⑦瀧泉 瀧，盧紅切。

⑧黃神 神疑係祠之誤。

⑨揭 音憩。攝衣涉水曰揭。

⑩亭 音亭。水止也。

⑪斷齧 音銀萼。齒根及齒根上下肉

也，此皆形容石狀。⑫俎豆 祭器名，此言祀之也。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①人，居是州，②恆惴惴。其隙③也，則施施④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⑤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⑥，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⑦，斫榛莽，焚茅筏⑧。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⑨，若垤⑩，若穴⑪，尺寸千里，攢蹙⑫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⑬爲類，悠悠乎與灝⑭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

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文以志之。

① 謬 音六，辱也，言其被貶也。② 是州 言永州也。③ 隙 同隙，暇時也。④ 施施 音

移，去聲。延遲也。⑤ 西山 在湖南零陵縣西，瀟水之潚，至朝陽巖起，至黃茅嶺止，長互數里。

⑥ 法華西亭 在湖南零陵縣城內東山法華寺中，宋改名萬壽寺。⑦ 染溪 一名冉溪，

在零陵縣西南，宗元改名爲愚溪。⑧ 筏 音伏，草葉盛貌。⑨ 呀然窪然 呀然，山中空也

窪然，低下之地也。⑩ 垤 音迭，小土阜也。⑪ 攢蹙 積聚之貌。⑫ 培塿 小山也。⑬

顚 音浩，水勢遽也；此言水氣籠罩也。

鈞鐏潭記

鈞鐏潭①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②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顚委
③勢峻，盪擊益暴，齧④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
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⑤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⑥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潑⑦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⑧孰使予樂居夷⑨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①鉅鐔潭 在今湖南零陵縣西三里。中有小泉經愚溪入瀟水。以形如鉅鐔，故名。②冉水

一名染溪，柳州先生始改名愚溪，見所作愚溪詩序。③顛委 頂曰顛，末曰委。④留

齒相切以斷絕之也。⑤亟 不一改也。⑥芟 音衫，除也。此言離山而更居也。⑦潑

小水入大水之聲也。⑧迴 寥遠也。⑨夷 夷人也。永州雜苗夷居。

鉅鐔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鐔潭。

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①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

怒偃蹇，⑤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⑥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己⑦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列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畢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⑧之聲與耳謀；悠悠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⑨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①魚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亦謂之橋。②偃蹇 仆石不正也。③斂

音欽，石勢聳立貌。④李深源元克己 二人皆作者之友。⑤潛潛 音榮，水回旋之聲也。

⑥豐鎬鄠杜 今屬陝西，漢時皆屬右扶風，唐時曰京北府，均畿輔要地，貴遊繁盛之處也。

鎬音浩，鄠音戶。

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①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②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③爲嶼，④爲嵒，⑤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⑥爾遠逝，往來翕⑦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④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①簠 叢竹也。

②冽 寒也。

③坻 水中高地也。

④嶼 小島也。

⑤巖 音堪，不平

之巖也。

⑥怡 音以，因滯貌，不前也。

⑦俶 爲條之同音假借字，忽然也。

⑧翕 音吸，

合也，歛也。

⑨吳武陵 信州人，時亦坐事流永州。

⑩曰恕己曰奉壹 崔蘭子，子厚甥也。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澗；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

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

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⑤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栝、榿、櫟、樟，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⑥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朝陽巖 在瀟江之潯，有洞澗流入湘江。大歷元年，元結維舟巖下，以其高而東向，遂名。

曰朝陽。

①蕪江

今零陵縣東有蕪江橋。

②百家瀨

今名百家渡，在零陵縣南。

④合

歡

草名。葉如槐，五月花，紅白色，瓣上若絲茸，至暮而合。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①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②又北，曲行紆餘，睨③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④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⑤既醺而盈，⑥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⑦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

美，於是始窮也。

① 鮮 苔鮮也，今通作薛。

② 儵魚 一名白鱗，俗呼參條，性好遊。儵音由。

③ 睨 斜視也。

④ 美箭 細竹也。

⑤ 既崇而焚 崇，聚也。崇而焚，謂聚草而焚之也。

⑥ 既醺而盈 醺，

音史，分也。既醺而盈，謂分導其泉流而石渠以盈也。

⑦ 鐻 音卷，平聲。除去之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① 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②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③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

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閭與 閭音困，門限也。與，室之深處也。○跳 赤足也。○胡牀 施轉關以交足，穿綆

縑，紉匹布以容坐，轉縮輕便，可隨意移置，自西域傳入。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垠 音銀，界限也。○睥睨 亦作埤埭，城上短牆。○梁欂 同梁麗，棟也。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

北有雙山，夾道巖然，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奔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奔，故以云。其山多櫨，多櫨，多簣，④之竹，多橐吾，⑤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⑥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⑦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

鰓，多脩。

雷山兩崖皆東西，①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②修形糴糒酒。③陰虔④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①潯水 自今湖南清縣流入廣西。②嶄然 高峻貌。③可硯 可以作硯也。④簣簣

音雲當，竹之大者。⑤臺吾 草名，秋開黃花。⑥在 此字疑爲衍文。⑦穀 車輪也，

穀雷謂車聲也。⑧西 此字當爲面字之誤。⑨俎魚豆 以魚豆盛之俎豆用以祭祀

也。⑩修，脯也，形當作刑，鋼羹也。糴，祭神所用之米也。糴音徒，稻也。⑪陰虔 默禱也。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①谷，岷②巖淵③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

其天，^④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⑤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⑥有泉焉，伏於土塗。蛇^⑦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⑧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⑨蠲^⑩之瀏如。^⑪旣焚，旣醺，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⑫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⑬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

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

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

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⑤以爲二千石^⑥楷法。

①穹 本爲圓形隆起之狀。但此處謂圓形凹下而深也，蓋反言之。②嶮 音坎，不平貌。

③淵 深也。④全其天 謂保全其天真也。⑤九疑 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⑥

奧草 積草也。⑦蛇 同蛇。⑧韋公 名宙，時爲永州刺史。⑨丘如 猶言如丘也。

⑩蠲 音卷平聲，除去之也。⑪劉如 水積貌。⑫伎 巧也。⑬譙門 城樓也。⑭屋

漏 西北隅謂之屋漏。⑮二千石 刺史稱二千石。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蕭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

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④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率愕，⑤疑若搏噬。於是剗⑥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⑦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⑧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⑨巒，與山無窮。

明日，州邑耄⑩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執⑪是野，眉彪齒鯢，⑫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

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臺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⑬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⑭我公之化，始於

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

宗元嘗以牋奏隸⑤尙書，敢專筆削⑥以附零陵故事。⑦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①崔公 崔能也。

②裴翳 樹木隱蔽處。

③奧 積草也。

④呀 張口也。

⑤卒愕

倉卒驚愕之貌。

⑥郁 音苦平聲。剖也。

⑦掖 旁扶也。

⑧斗 峻也。

⑨攢 聚也。

⑩蓋 音迭。八十曰蓋。

⑪執 同藝。種植也。

⑫眉龍齒鯢 眉毛花白，齒更生細者，壽徵也。

⑬萬石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

⑭萬石君 漢石奮父子皆官至二千石，號爲萬石君。

⑮隸 屬也。

⑯筆削 筆謂記載，削謂刪除。

⑰故事 掌故也。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①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②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潯，③飲食

之。

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④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⑤零陵^⑥二年矣，蚤^⑦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⑧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①河東 唐十道之一，今山西之地。 ②崇 充實也。 ③江 指湘江。 ④司平 猶言

司治理之職。 ⑤假令 攝也。謂署理縣令之職，非實授也。 ⑥零陵 今湖南零陵縣。 ⑦

蚤 通早。 ⑧考績幽明 虞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

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

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

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東都 謂漢之東都，今河南洛陽縣。○送元九序 子厚所作。○夷然 愉快貌。○

揚子 指漢揚雄。○夷 夷人也，猶言外國人。○惡來盜跖 惡來商紂之臣。盜跖，柳下

惠弟，皆兇人也。○季札由余 季札，春秋時吳季子也，讓國不受，封于延陵。由余，春秋時西

戎人，秦穆公用其謀，拓地千里。○髡緇 剃髮曰髡，緇，黑色也，僧衣尙黑，故僧尼曰「緇流」。

寄京兆許子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隳兀○事旣壅隔，恨○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

旁午^④搆扇^⑤，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⑦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欷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①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②夏畦^③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

④娶孤女云搥婦翁者，⑤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慙怯澁忍，⑥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覲縷，⑦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⑧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

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得罪句 順宗時，子厚附王叔文以進，及憲宗卽位，叔文賜死，子厚任爲永州司馬。○元

兀 不動貌。○膏肓 心下爲膏，音荒，隔也。○四負罪者 指王叔文。○元元 人民

也。○駝兀 駝音蓄，駝兀，不安也。○很 違也。○譴 音讀，誹謗也。○旁午 分布

也。○扇 通煽。○渥 厚也。○陬 音鄒，隅也。○寒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急

風甚雨，謂之寒食。○馬醫 治馬病者。○夏畦 夏日治畦，田五十畝曰畦。○無兄盜

嫂 漢直不疑狀貌甚美，有言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
⑤娶孤女句 第五倫三

娶孤女，人謂婦翁。
⑥渙淫 渙，音他典切，淫，音燃，垢濁也。
⑦觀續 委曲也。
⑧艇滯

艇觸凝滯也。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

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①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
逃蓬藿^②者，聞人足音，則跼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

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
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痹，^③所欲者，
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④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⑤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⑦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人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⑧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⑨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⑩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①，照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②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

宗元白。

○夢得 劉禹錫字。

○蓬藿 藿，音狄。蓬藿均植物名。

○瘳 音界，同瘳。病在內曰瘳。

○蝮虺

蝮音覆，毒蛇也。虺，音卉，亦毒蛇。

④射工沙蟲

射工，虫名，氣射人影。隨所着處發。

瘡，沙蟲水中小虫，刺人便入皮裏。

⑤瘡 音羽軌切，癰痕。

⑥圓 同圓。

⑦瘰 音隆，罷

病也。

⑧堯人 猶言盛世之民。

⑨斷 同玩。

⑩常州 孟簡字幾道，爲常州刺史。

⑪

敦詩 崔羣字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

轉侈，囂囂傲傲，④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⑤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懷，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閒聲，音特異，鳩舌啁譟，⑥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

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一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①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

事誠如此，然居理平^②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③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④，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畷^⑤，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宗元再拜。

①思謙 蕭儁字。貞元中，儁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

②艱艱 不安貌。③御史裏行 官名。④媚嫉 忌嫉也。⑤囂囂 囂囂 雜聲也。⑥

昏聩重腿 聩音帽，腿音墜，目迷足腫也。⑦鵠舌啁噪 鵠舌，鳥名，此言人言似鳥語也。啁

噪，衆口羣呼也。⑧四五子 指與宗元同遭貶逐之人如韋執誼、劉禹錫等。⑨理平 理

平卽治平也。唐時避諱故改治爲理。⑩斨 伐木之餘。⑪芝菌 芝，瑞草也，菌，地蕈也。

⑫鄺 同廬。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

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噉噉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

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①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②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①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②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③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

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徐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①挈挈 挈，提攬也。此處形容其提行李之狀。②屈子 指屈原。③庸蜀 二古國名，庸

屬楚，蜀今四川。④嘖嘖 音鬧，喧囂也。⑤嘖 音佛，逆也。⑥憤 音瓊，心亂也。⑦望

外 意料之外也。⑧冠禮 古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⑨笏 古者人臣朝見詩所執

⑩炳炳烺烺 光明貌。⑪剽 剽掠之意。⑫羽翼 輔佐也。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

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櫨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薺，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⑤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韓愈

字退之，唐之古文家。

○俳

音牌，雜戲也。此處乃戲謔之意。

○縵

音慢，雜聲

之和樂也。

④櫛

音渣。落葉小灌木。實圓小於木瓜，色黃味酸。

⑤蜚

音哲，虫螫也。

⑥

咕咕 尺攝切，小貌。

序 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①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②而令曰：「當飲者舉籌③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汙④不止於坻⑤，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

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

余病瘡④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攘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⑤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⑥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⑦而爲密⑧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迤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⑨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牛馬之飲

宗元另有《鈞鋤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相累而下，若牛馬之飲于溪。」

○監史 監飲之人也。

○籌 酒籌也。

○洄 洄流也。

○坻 小渚也。

○瘡 腹

內硬塊。⑦叫號，屢舞如沸如羹。詩小雅：『賓既醉止，載號載嘯。』又：『屢舞僊僊。』又：

『如沸如羹。』屢舞，謂醉者坐止不定，如作舞態也。如沸羹者，言叫號之聲，如沸湯熱羹也。

⑧裸裎袒裼。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⑨促數糾遯。數，頻數；糾，同糾；遯，遠也。⑩密

熱鬧也。⑪衍衍。衍，音看。安定貌。

序 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①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

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①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①二弟 宗一與宗直。②墨者 謂信奉墨子學說之人。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青年國學叢書
柳宗元文精選
一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

選註者 羅芳洲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表人 唐堅吾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本書版權
有印翻
著必印
作究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原料飛漲 照加一成

以維血本 尚祈諒察

50
721

82
609/42



4

79231

(2)

